

十字軍東征的起源、過程與評價

郭偉基

本文從教會歷史學觀點，完整地介紹十字軍東征的起源、其間八次出征的過程，乃至學界的整體評價，為這近兩百年（1096~1291）的戰事作了公正客觀的分析。這段中世紀歷史看似距離當今社會甚遠，但至今仍深值我們省思。

前言

十字軍（Crusade）起源於第九世紀中葉加洛琳皇朝（Carolingian Dynasty）的崩潰後，那時王權低落，各地方領主 / 封建主（feudal Lords）為爭奪控制權而互相廝殺，以刀劍來解決紛爭，於是催生和湧現大量騎士（Knights）的出現。騎士以戰鬥為職業，是戰爭與和平的決定者。當第九及十世紀的外患停止後，騎士這種武裝力量的矛頭轉向富裕的城堡和教會。教宗額我略七世（Gregory VII, 1073~1085 在位）甚至建構出一個理論：戰爭是透過聚焦個人參與者的動機，行動是為捍衛教會和信仰而推行的，可視為帶有悔罪性質（penitential nature）。

教宗額我略七世的這個理論是革命性的，這種為教會服務而帶有悔罪性質的戰事之構想，即在正義或聖戰的背景下可合法使用暴力，其理論基礎可追溯到聖奧斯定（St. Augustine），他曾講述帶有悔罪性質的戰事，可如何構想和實踐以服務教會。

當教宗額我略七世的「教宗職權改革」(Gregorian Reform of the Papacy)運動發展起來後，基於聖奧斯定的理論基礎，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 1088~1099 在位)在 1095 年提出十字軍的構想。這個構想之能實現，也取決於近東政治危機之出現。從 1095 年展開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過程前後共八次；直到 1291 年阿卡(Acre)¹的淪陷，才標誌著十字軍王國(Crusader States)在聖地的終結。

一、十字軍的起源

(一) 促成十字軍東征的因素

第九世紀中葉加洛琳皇朝(Carolingian Dynasty)崩潰後，致使王權低落，各地陷入分裂，遂由地方領主/封建主(feudal Lords)統治。西法蘭克(West Francia)王國已經淪為許多小郡和貴族領地。加上北歐外患入侵，對西歐造成社會上的破壞，中央政府沒有能力反擊，封建主紛紛修築城堡抵抗，導致地方封建勢力更加強大。而騎士以戰鬥為職業，是戰爭與和平的決定者。若騎士之間發生紛爭，而沒有更高的仲裁力量進行調解，唯有用刀劍來解決。再者，西法蘭克的貴族們不斷互相廝殺和爭奪對方的土地，他們不願或不能壓制暴力。在這混亂時期，為求在加洛琳皇朝末期的自保，獲得鞏固權力和自由，導致城堡主人(castellans)紛紛各自修建或鞏固城牆，並擴充他們的軍隊。

¹ 阿卡(Acre)是一座位於以色列加里肋亞西部的城市，距離耶路撒冷約 152 公里。阿卡是持續有人類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當外患停止，騎士們的武裝力量便沒有用處，那些沒有生產力的騎士爲了生存，自然把矛頭轉向富裕的城堡和教會，以暴力搶劫維生；同時他們彼此間亦經常爲爭奪控制權而互相廝殺。社會中的非武裝人員自然成爲犧牲品，也對社會的經濟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有學者認爲，這時期的政治和文化狀況，特別是後加洛琳皇朝的社會，突顯一般社會普遍的焦慮和問題：即在管治、法律和社會制度上呈現嚴重的失序。

面對此悲慘和混亂的局面：如國王無能、貴族不願行動和加上世俗力量無法控制，且處於個人生命財產不安全的境況下，教會爲了保護自己與受害的農民，只有挺身而出對抗罪惡，保障社會的安寧。而制約暴力是唯一可用的方案，於是教會創意地改用「屬靈制裁」(spiritual sanctions) 措施。爲了擺脫王權的干預，教會也希望在與世俗鬥爭中取得權力。與此同時，她也力圖把騎士變成基督信仰的捍衛者，變成可以爲教會鎮壓異端的軍事力量。這些「屬靈制裁」就是「天主的和平」(Peace of God) 和「天主的休戰」(Truce of God)。²

「天主的和平」約在 980 年伊始，由法國南部的教會高級神職人員所創立，他們透過宗教會議和聚會的支持，動員人們用誓言和「屬靈懲罰」的威脅作爲手段，保護教會的財產和容易受傷害之人員（如神職人員、朝聖者、婦女和農民），免受手持武器的騎士及其下屬之暴力對待。後來出現「天主的休戰」，其發展

² “Peace and Truce of God”, 參：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ace_and_Truce_of_God



緣起約在 1020 年代，它試圖限制人們在神聖的日子和季節裡使用暴力。由此觀之，「和平與休戰」代表了教會的努力，即賦予貴族和騎士一種源自國王職責的道德準則；從本質上說，就是保護教會和那些無法自衛的人。³ 促使騎士們成為理想人選的條件，是他們的軍事專長和經驗，及其渴望獲得的權力和榮譽，還有宗教志向；他們把參加十字軍東征作為實現個人、政治和宗教抱負的一種手段。這是促成十字軍東征建立的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要追溯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前的半個世紀，天主教會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從 1040 年開始，教會領袖們嘗試改革教會，尤其是教宗職權的改革：試圖在宗教實踐和行政組織方面，從根本上重組教會，名為教宗額我略七世的「教宗職權改革」(Gregorian Reform of the Papacy)。這些改革的主要內容：第一是涉及教會和政權的關係；第二是銳意改進及提升神職人員的教育。其目的是確保個別教會和教會職務的獨立，促使教會能以負責任和有效的方式履行其牧養和代禱的職責。改革方案的另一目的，是維護教宗職權的道德和政治領導地位，保證教會的獨立身分，並促進整個歐洲內教會的集體性。這涉及軍事行動的組織和支援，旨在確保教宗職權所擁有的東西完整無缺，以及保衛教會免受俗人、異教徒和非基督徒的攻擊。在意大利，教宗們甚至為此目的籌辦了自己的軍事行動。

昔日，戰爭及使用暴力本質上被視為罪惡的；但教宗們（尤

³ *The Crusades*, ed. by Thomas F. Madde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p.177.

其是教宗額我略七世)爲克服這傳統觀念,在十一世紀下半葉開始,認爲服務教會而從事的戰爭,這種暴力形式被視爲可以接受並加以推崇。額我略七世甚至提出:爲捍衛教會和信仰而進行戰爭,透過聚焦個人參與者的動機,可被視爲帶有悔罪性質(penitential nature)。當教宗額我略七世的「教宗職權改革」(Gregorian Reform of the Papacy)運動發展起來後,基於聖奧斯定的理論基礎,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 1088~1099在位)在1095年提出十字軍的構想,並落實十字軍東征的龐大計畫。⁴

簡言之,十字軍東征是教宗所授權、爲了捍衛和保護天主教會的榮譽和信仰而進行、且被描述爲以天主之名而進行的戰爭。那些參與戰爭者自認爲是天主的士兵,參加的戰士要立下有約束力的誓言,兼享許多屬靈和屬世的特權,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大赦(Plenary Indulgence)。與此同時,十字軍受惠於財政、禮儀和宣傳的支持,這些支持是由教宗及其代理人作中央統籌。

第三個因素主要是由近東的政治危機促成。事緣在第十一世紀中葉後,一個在亞洲中部的新興民族,來自塞爾柱皇朝的土耳其軍隊(Seljuk Turks)⁵揮軍橫掃波斯,奠定了伊斯蘭信仰

⁴ NCE, vol. 4, pp.406~407.

⁵ 塞爾柱王朝(波斯語: آل سلجوق, *Al-e Saljuq*)是中世紀時期由烏古斯突厥人(Oğuz 或 Ghuzz Turkic tribes)建立起的遜尼派穆斯林王朝,後期王朝成員逐漸波斯化,爲中世紀時期西亞及中亞地區突厥—波斯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塞爾柱王朝曾建立大塞爾柱帝國以及羅姆蘇丹國,統治區域東起波斯、西達安納托利亞高原,王朝的擴張使安納托利亞、高加索等地突厥化,也間接地引發了

後，推翻當時在巴格達（Baghdad）統治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建立自己的帝國。在 1071 年，土耳其軍隊在曼刻爾特海戰（Battle of Manzikert）中，將拜占庭海軍全軍消滅，然後揮軍佔領幾乎整個小亞細亞（即今日土耳其）。其後，拜占庭皇帝彌額爾七世（Michael VII，1071~1078 在位）曾向教宗額我略七世求助；但此時教宗正與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在「俗人授職爭議」（Investiture Controversy）中爭持不下，心有餘而力不足，未能提供援手。當拜占庭皇帝阿歷斯一世（Alexius I，1081~1118 在位）繼位後，土耳其軍隊不斷推進至尼西亞（Nicaea），迫近君士坦丁堡大門。皇帝認為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擊敗土耳其軍隊，必須召集意大利人作盟友。他首先通過巧妙、機敏和周密的計畫，靜待西方人意識到無法忍受統治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時，他便派遣大使前往拜會羅馬的教宗國、西部地區的國王和統治者。皇帝勸說了不少的盟友前往拜占庭；使他成功地指揮他們對抗土耳其的任務，因而達到他所想要的。

（二）十字軍的成立

早在 1089 年，阿歷斯一世曾派遣代表團會見教宗烏爾班二世，請求他提供軍事援助。皇帝認為這是一個攻打土耳其軍隊的好時機，因為他們正鬧著內鬥。他的請求，有助西方教會作出會否建立十字軍的決定。此時，皇帝獲得教宗答應提供軍事援助。這是一種共識，不是基於信理的基礎；而是用更有效的

同舟共濟和基於同根兄弟的友愛精神 (oikonomia)，造就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共同基礎。這正是本次十字軍東征肩負的重責：將東西方教會團結在一起，共同面對苦難和希望；教宗和皇帝一起計畫和籌備的第一次十字軍，在此事實上無可置疑。⁶

於是，教宗正值克萊芒會議 (Clermont Council) 開會之際，鼓吹十字軍的成立。在以下的講話中 (1095 年 11 月 27 日)，他首先譴責騎士們互相廝殺的行為和破壞「天主的休戰」⁷。隨後他便鼓勵在場或不在場的戰士，宣講了以下一番話：

……啊！天主的兒子們，雖然你們應許比以往更堅定地彼此和睦和維護教會的權利，然而你們還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做。你們剛剛藉來自上天的改正而獲得鼓舞，你們必須運用你們正義的力量去做與天主和你同樣關切的事。理由是你們住在東方的弟兄們急需你們的幫助，你們務必趕緊把曾答應他們所應有的幫助給予他們。因為正如你們大多數人所聽說的那樣，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襲擊了他們，並佔領了羅馬尼亞（希臘帝國的領土），西至地中海沿岸和被稱為聖佐治之臂的赫勒斯龐特海峽。他們佔領了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土地，並在七次戰役中戰勝了他們。他們殺害並俘虜了許多人，摧毀了教堂，蹂躪了帝國。如果你們仍允

⁶ Peter Charanis, "Byzantium, the West 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Crusade", *Byzantion*, 19 (Brussels, 1949), pp.17~36.

⁷ *Fulcheri Carnotensis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1095~1127)*, ed. Heinrich Hagenmeyer, Carl Winters (Heidelberg, Germany: Universitatbuchhandling, 1913), pp.127~130.

許他們以不潔的手段這樣持續下去，天主的信眾將會受到更廣泛的攻擊。爲此，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主懇求你作爲基督的使者，把這個訊息到處傳揚，並勸服所有的人，無論軍隊中的階級如何，步兵和騎士，貧窮還是富有，都要迅速地幫助那些基督徒，從我們朋友的土地上消滅那個卑鄙的種族。我對在場的人說這話，這話也是對不在場的人說的。而且，這是基督的命令。

不論是陸路、海路旅途上或對抗異教徒的戰鬥中死去，將會立時獲得罪過的赦免。藉著天主所賜給我的大能，我將這個赦免賜予他們。如果這樣一個卑賤和敬拜魔鬼的民族戰勝了那信全能的天主、爲靠著基督的名獲得榮耀的百姓，這是何等的羞辱！如果你不幫助那些和我們一起信奉基督宗教的人，主會用什麼樣的責備來懲戒我們呢……⁸

他這篇令人著迷的演說，喚醒在戰場的戰士仿效他們祖先的英勇行爲，向土耳其軍隊的暴行還以顏色，要贏取聖經上那流奶流蜜之地，將不信者逐出聖城耶路撒冷。而教宗也答應那些爲此出征的戰士們屬靈的回報：接受這次遠征的戰士可獲罪赦，及一份對進入光榮天國的肯定。在場的人立即大聲喊叫：「天主願意的！」⁹ 法國的騎士們蜂擁前往參加十字軍行列。當教

⁸ *Ibid.*, pp.130~137.

⁹ 拉丁文爲 *Deus vult*，參：“*Historia Iherosolimitana*”，ed. by Philippe Le Bas,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3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66), p.729.

宗宣告十字軍成立時，他亦宣稱在西方拉丁世界頒賜「天主的和平」，禁止所有基督徒之間的戰鬥。雖然他的和平未能在每處都獲得接納，但它某種程度上有效地保護參與十字軍的人員在其家鄉的土地擁有權，阻止敵對者搶奪他們家鄉的土地。

由於將貴族階層的好戰份子帶離歐洲，同時將他們那份狂暴引向回教徒身上發洩，確實在歐洲基督徒王國（Christendom）中至少帶來安定和平穩。那些好勇鬥狠的騎士們過去曾被教會譴責，甚至施予絕罰（Excommunication），現在可被稱譽為基督的勇兵（拉丁文是 miles Christi），與回教徒作戰。¹⁰ 他們的騎士生活（Knighthood）成爲一種召叫，被邀請透過勇猛的戰鬥而獲取永生的救贖。事實上，教會描述十字軍的行爲是一種基督徒的愛德，解放在東方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及屬於基督自己的土地，這塊聖地正被不信者侵佔和褻瀆。¹¹ 正如一位良好的藩屬（vassal），一定會幫助他的世俗主人（Lord）奪回他失去的土地（fief）；同樣，十字軍的騎士們也應該盡力爲主耶穌基督奪回耶路撒冷。¹²

（三）十字軍的任務和地位

十字軍的任務和地位，應由接受十字架的行爲而定；這意味著戰士們做出了一個有約束力的誓言，他們要在每次戰役所

¹⁰ NCE, vol 4, p.407; and Innocent III, *Opera*, PL 214: 809~810.

¹¹ Pope Eugenius III, *Epsistolae et Privilegia*, PL 180:1064; Pete of Blois, *Epistolae*, PL 207: 533.

¹²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1), p.233.

設定的條件下，參加十字軍東征。這誓言必須在一位主教或教宗的代表——如十字軍隨軍司鐸或教宗使節——前進行。作為十字軍公開確認的誓言，軍服上必須繡織一個十字架標誌，直至這次十字軍運動的最後一刻。因此，拉丁文 *cruce-signatus* 被用作十二世紀末的十字軍戰士，意為「在十字架上簽名的人」。

十字軍東征的誓言具有約束力：違者只有來自教宗的權力才可寬免，並要以其他形式的懲罰或補贖代替。這些懲罰或補贖，可以是一個替工，又或以支付援助十字軍的資金。而為回報一位十字軍的遠征服務，他將獲得教宗授予的一系列特權。這些特權參考朝聖的模式，卻超出朝聖者通常所得到的特權；其中最重要的，是獲得全大赦（Plenary Indulgence）——赦免其生前曾犯的罪過和人因罪應得的全部暫罰。雖然在十二、十三世紀，大赦背後的神學概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不論直接施加於他們的懲罰是來自教會或天主、在地上或在煉獄，大赦是豁免人應作但卻未完成的全部補贖。人們相信，通過參加十字軍東征，可獲罪過的赦免（拉丁文 *remissio peccatorum*）。這亦可解釋為何十字軍東征最初會有如此巨大吸引力和獲得熱烈回應！

除大赦外，十字軍通過教會法庭，被授予許多法律特權及保障，包括他們的家人和財產。這也意味著如對某位十字軍戰士提出的法律訴訟將被推遲，直到他回來為止。他也被免除一切封建稅、通行費、利息，以及他們所欠的任何債務。考慮到十字軍東征的巨大成本，及不能從遠征中活著回來的巨大危

險，參與者在決定是否接受十字軍時，他們要考慮各自的家庭和財政。而對吸引潛在的十字軍參與者，上述的特權卻是至關重要。

整體上，十字軍東征受益於宣傳、財政和崇拜等方面的支持，這些都是成立十字軍常規制度的要素。十字軍的宣傳，首先均由教宗宣布，在發布的公告上詳細說明每次十字軍東征的原因和條件，同時發送給潛在的軍事領導人和選定的宣傳人員。宣傳通常採取有組織的傳道形式，直接鼓勵人們接受拿起十字架。¹³ 第一次的十字軍宣傳中，隱士伯多祿（Peter the Hermit，1050~1115）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大力宣傳工作獲得十分成功。¹⁴

在 1130 年代左右，像聖伯爾納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這樣魅力非凡的傳道者，對十字軍東征的宣傳甚為有力。同時，大量的宣傳活動也借助道明會和方濟會的修士們，他們訓練有素的傳道，使得在傳播十字軍的訊息上特別有效。與宣傳同樣重要的，是對那些沒有能力加入十字軍的人士，宣傳人員鼓勵他們自願捐獻巨大的資源贊助經費：這些金錢通常直接交給出色的十字軍領袖，以資助他們招募龐大的雇傭兵隊伍。與此同時，教宗們在後方為十字軍戰士們組織禮儀活動：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整個教會的神職人員，都要為十字軍戰士祈禱和舉行遊行儀式，祈求能感動天主的恩賜和助佑！因為他

¹³ NCE, vol. 4, p.408.

¹⁴ *Fulcheri Carnotensis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1095-1127)*, pp.158~160, 165~166.

們相信這些祈禱是取得成功的關鍵。

二、十字軍東征的過程

（一）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法蘭克人經過君士坦丁堡的情景

自 1095 年教宗烏爾班二世召喚基督徒戰士遠征聖地後，第一次的十字軍便在 1096 年開始出發；那時，十字軍的騎士們主要來自法國中部及南部、諾曼第（Normady）及西西利（Sicily）。他們聲勢浩大，途經巴爾幹半島（Balkans）並集結在君士坦丁堡；當時估計十字軍人數約有二萬五千至三萬人，是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皇帝阿歷斯一世面對這樣龐大的軍隊，卻感到嚴重的困惑：因他原先是尋求雇傭兵的軍事協助，料想不到換來的卻是他無法掌控的蠻族軍隊。他慎重地再三要求十字軍：答應將所征服的土地歸還拜占庭帝國；但結果卻令他非常失望。¹⁵

皇帝阿歷斯一世的女兒安娜康妮（Anna Comnena）目睹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法蘭克人經過君士坦丁堡的情景，她敘述道：

……他（皇帝）還沒來得及休息片刻，就聽到了數不清的法蘭克軍隊逼近的聲音。現在他害怕他們到來，因為他知道他們的攻擊方式是不可抗拒的，他們的性格是不穩定的、易變的，以及法蘭克人始終保持著自有的特點。他也知道他們總是為了錢而張口結舌，而且似乎對任何突然出

¹⁵ Carl A. Volz, *The Medieval Church: From the Dawn of the Middle Ages to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7), p.83.

現的理由都毫不在乎。因為他聽到人們總是這樣議論他們，而且覺得這是千真萬確的。然而，皇帝並沒有喪失信心，而是在各方面都做好了準備，以便一有機會，他就能隨時準備戰鬥。事實上，實際情況比謠言所編造的還要嚴重得多，可怕得多。住在阿德里亞海至直布羅陀海峽兩岸之間，西方民族成群結隊地遷移，攜家帶眷穿越歐洲，在亞洲的土地上前進。人口遷移的原因是這樣的：有一位克爾特人（Celtic），外號隱士伯多祿（Peter the Hermit），曾往聖墓大殿（Holy Sepulchre）朝聖。當時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橫行亞洲，他受到他們的粗暴對待，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國家。他朝聖的心願未達，心有不甘，決定再次遠行。不過，他知道不該獨自前去，有可能碰上更倒霉的事。於是，他想出一個好主意。他到所有拉丁王國裡去宣揚：天主命我向法國所有的伯爵宣布，他們都應該離開家園前去朝拜聖墓大殿，並且用全部力量和熱情，從他們手中解放耶路撒冷。隱士伯多祿成功了！他似乎讓每個人都聽到了天主的聲音，因而得以把克爾特人（Celtic）集合起來。他們帶著武器、馬匹和其他軍事裝備，一波波湧到這裡。這些人非常熱情激動，把道路擠得水洩不通。隨著這些克爾特士兵前來，還有許多沒有帶武器的婦孺，人數多得像沙粒和星星，他們的肩上托著棕櫚樹和十字架。¹⁶

¹⁶ 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The Internet Medieval Sourcebook (N.Y.: Fordham University, 2001), chapter 10, V.

（二）奪得安提約基亞與聖城耶路撒冷

起初，拜占庭軍隊與十字軍已有磨擦，大家在目標和性質上都大不相同。拜占庭只期望奪回已失去的小亞細亞；而十字軍主要想奪取耶路撒冷。皇帝答應軍事協助，但他根本就沒有援助。當十字軍離開君士坦丁堡後，不久他們便分道揚鑣。全心投入戰鬥的十字軍，向南推進到小亞細亞，直逼敘利亞；他們遇到還擊，但最終戰勝回教徒軍隊。經過頗長的圍攻，安提約基亞（Antioch）終於落在十字軍手中。在 1099 年夏天，聖城耶路撒冷也被十字軍佔領了。

然而，第一次十字軍在前往耶路撒冷途中，卻殺害了不少猶太人。當十字軍慶祝奪回耶路撒冷後，亦無情地大肆搶掠和殘殺當地回教徒。一封寫給教宗柏斯卡二世（Paschal II, 1099~1118 在位）的信中，有血洗耶路撒冷的記載：「如果你在此地，你會看見從你的腳底和踝跟間充滿著屠殺後流下的血，但我還可說什麼呢？無人能倖免（包括婦女和兒童，都死於刀下）……之後，所有神職人員和武士前往聖墓大殿，誦唱聖詠、祈禱、獻祭，在這渴望已久的聖所裡光榮天主。」¹⁷

這次屠殺也有另一個第一手資料的版本。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阿西爾（Ali ibn al-Athir, 1160~1233）曾描寫耶路撒冷的陷落，在他書中（*The Complete History*）有多處與西方作家的敘述相近，當然也不忘強調是大屠殺。

¹⁷ Archbishop Daimbert, Duke Godfrey, Count Raymon, *Letter to Paschal II*, 1099, in Barry, *Readings in Church History*, 1:330.

法蘭克人攻進亞卡 (Arce) 未成，便向耶路撒冷進軍，包圍了四十多天。他們立起兩座塔，一座靠近熙雍 (Sion)，後來回教徒燒掉這座塔，殺光裡面的人。可是他們剛燒完塔，便有一個信徒前來求援說，該城的另一邊已被攻破。事實上該城是在 1099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 早晨，是從北面陷落的。法蘭克人屠殺城裡的回教徒，足有一個星期才罷休。有一小群人在達味小禮堂裡築壕固守，抵抗了幾天。法蘭克人答應留他們作活口，讓他們在夜裡到阿扎克倫定居。在阿克薩清真寺裡，法蘭克人屠殺了七萬多人！大半是回教領袖伊瑪目 (Imam) 和回教學者、信徒和苦行者，他們都是離鄉背井，來到聖地安度晚年的。……逃出去的敘利亞人跟隨法官哈拉維 (Abu Saed al-Harawi)，於齋戒月來到巴格達。他們在哈里發的法庭上陳述經過，如泣如訴，感人肺腑。星期五敘利亞人來到大清真寺哭求救援，講述回教徒在聖城遭受的痛苦。男人被殺、婦女和孩子被搶或被俘。聞者莫不悲痛、熱淚盈眶。他們經歷如此巨難，因而中斷了齋戒月。¹⁸

(三) 佔領後的王國分治與穆斯林的反攻

十字軍經過三年的遠征而奪得耶路撒冷，第一次東征的目

¹⁸ Ali ibn al-Athir, *The Complete History* (Arabic: الكامل في التاريخ, *al-Kāmil fī t-Tārīkh*), chapter 10. 轉自: Georges Tate 著, 吳岳添譯, 《十字軍東征: 以耶路撒冷之名》(*The Crusades and the Holy Land*, UK: Gardners Books, 1996) (台北: 時報文化, 1996), 138 頁。

標已達到了：整個歐洲歡慶這個喜訊，大部分武士都帶著勝利回家，並在家鄉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其他不回歐洲而留在征服之地的人，享受著勝利的成果：他們沿著地中海東部海岸線，建立了不同管治區域。及後，十字軍修築城堡（castles），鞏固其所佔領的土地；並將佔領的土地分成四個十字軍的王國（Crusader states）：埃德薩國（County of Edessa，1098~1144）¹⁹、安提約基亞國（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1098~1268）²⁰、的黎波里國（The County of Tripoli，1102~1289）²¹、耶路撒冷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1099~1291）²²。耶路撒冷王國是四國中最重要的地區，也是四國之首，統領四國的協調及防務。事實上，這四個王國是各自獨立，他們亦常因一些分歧而互相爭吵；但沒有一國能把其勢力伸展到別國去。

第一次東征的戰士，他們在所屬的王國內安定幾十年後，回教徒開始反攻，奪回失去的土地。當地的神職人員曾描述，

¹⁹ 埃德薩國（拉丁語：Comitatus Edessanus）其首都埃德薩城（Edessa）為現代土耳其境內的尚勒烏爾法市。

²⁰ 安提約基雅國存在於 1098 年至 1268 年，其領土包括今日之土耳其及敘利亞的各一部分，都城在西亞著名古城安提約基雅。它由 Robert Guiscard 的一個兒子管治。

²¹ 的黎波里國（The County of Tripoli）是存在於 1109 年至 1289 年的國家，位於今黎巴嫩北部，現有同名的現代城市的黎波里。

²² 耶路撒冷王國（拉丁語：Regnum Hierosolimitanum），又史稱耶路撒冷拉丁王國（英語：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是一個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後於 1099 年建立在南部黎凡特的天主教王國。該王國從 1099 年起持續了近兩百年，直到 1291 年被攻陷最後一塊領土阿卡（Arce）為止。

定居後十字軍的生活如何腐敗：「他們縱情聲色犬馬，與婦女們為伍及與低俗的人飲酒作樂。」另一位神職人員這樣寫道：「莫怪乎當薩拉森人(Saracen)前來攻擊時，基督徒會再次失去土地。因為他們從沒有或已忘記適當地應盡基督徒的本份。」²³ 此外，他們離開故鄉越久，就越喜愛地中海暖和的氣候，包括喜愛當地回教徒遺民的便裝、蒸氣浴和戴頭巾，甚至與當地人通婚，漸漸習慣當地的風俗和尊重他們往昔的敵人。有一位十字軍的司鐸富歇爾(Fulcher of Chartres, 1059~1128)也這樣說：「不論他原先是羅馬人或法蘭克人，到了這裡卻變成一個加里肋亞人或巴勒斯坦人；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出生地。」²⁴ 在1144年，埃德薩伯國(County of Edessa)便陷入回教徒手中；而這次災難，卻再喚醒歐洲進行第二次十字軍東征。

(四)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失敗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1147~1149)由著名的聖伯爾納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鼓吹，他運用富有感染力的言詞去感召各地武士；並提醒他們切勿重犯第一次十字軍對猶太人的暴力，要盡力保護猶太人。組織軍隊是由法王路易七世(Louis VII)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等君主負責；十字軍出發時約有兩萬五千人。不過，十字軍在穿越小亞細亞時，神聖

²³ Carl A. Volz, *op. cit.*, p.85.

²⁴ Fulcher of Chartres, cited in Anne Fremantle, ed. *Age of Faith* (New York: Time-Life, 1965), p.58.

羅馬帝國軍隊遭到消滅，實力大損；而在沿海地帶的法國軍隊也頻遭騷擾。所以在 1148 年春天，十字軍到達敘利亞時只有五千人。安提約基亞統治者雷蒙（Raymond de Poitiers）曾向路易七世建議：可直接進軍阿里頗（Aleppo），打擊城中的努爾丁（Nur ed-Din），繼而可收復奧倫特河以外失去的要塞；但路易七世沒有採納，繼續前往耶路撒冷，向大馬士革進軍行動也落了空，故第二次東征未達到任何目的。因此康拉德三世在 1148 年 9 月，率領部下回國；六個月後，路易七世也回國了。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失敗，法蘭克人戰無不勝的迷思終告破滅。早前法國及神聖羅馬帝國滿懷期望出發，最終失敗而回。當他們兩手空空帶著羞恥回家時，聖伯爾納德形容這次戰役是一個深淵，他會向在這裡沒有受到污染的戰士祝福。他將這次失敗歸咎於基督徒的罪過，及拜占庭皇帝不肯協助。²⁵ 不過，這次失敗大半要歸咎於法王路易七世。他參加十字軍不是為被佔領的埃德薩國復仇，也不是為了恢復拉丁王國的秩序，而是想求得良心的安寧。他曾與香檳區伯爵打仗，使教堂毀於戰火。他反對拉沙特爾的伯多祿（Pierre de la Chatre）當總主教；致使教宗禁止他從事宗教活動。為了上述這兩件事，他要去耶路撒冷，以朝聖者而不是以軍事家的身分去作補贖。所以，他不去進攻阿里頗，反而急忙到耶路撒冷朝聖。²⁶

在 1170~1180 年代，回教徒在埃及再次統一而進入盛世。

²⁵ Carl A. Volz, *op. cit.*, p.85.

²⁶ Georges Tate, 《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82 頁。

於是，他們派遣一位驍勇善戰的將軍薩拉丁（Saladin）²⁷，率領大軍前來進犯十字軍王國。那時埃及雖然迅速崛起，但尚未能一舉打倒十字軍。故此他首先與十字軍談判，達成停火協定；直至 1187 年哈丁戰役（Battle of Hattin），十字軍在戰役中慘遭大敗後，這停火協定才告終。及後，薩拉丁繼續進軍佔領十字軍的其他地區；三個月後更圍困耶路撒冷兩周，最終重奪聖城。事實上，耶路撒冷聖城在基督徒手中擁有的時間不足一個世紀（1099~1187），便再次回到回教徒手中。

（五）第三次十字軍東征

哈丁的戰敗及耶路撒冷落入回教徒手中，又一次喚醒歐洲派遣十字軍遠征。這次東征（1189~1192），由當時歐洲三位出色的國君帶領：帝國國王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別名 Frederick Barbarossa，1155~1190 在位）、法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或 Philip Augustus，1180~1123 在位）及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1189~1199 在位）。可惜腓特烈一世不幸在途中遇溺而死，其軍隊隨即撤回帝國；法王與英王因爭吵而回家；獨剩英王理查親自領軍。他在

²⁷ 薩拉丁是埃及歷史的民族英雄，因為他在阿拉伯人對抗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表現出卓越的領袖作為、騎士風度、軍事才能，聞名於基督徒和穆斯林世界。他為人慷慨，從不吝惜錢財。他是虔誠的遜尼派穆斯林，但其義行及高貴的行為在基督教經典中也可發現。雖說他是十字軍的敵人，他也贏得了不少對方的敬重，例如獅心王理查。薩拉丁雖是歐洲人最憎惡的人物，但也是體現古老騎士精神的最好範例。

戰事中獲得不少成功及奪回聖地小部分地區；但始終未能奪回耶路撒冷。更糟的是，當他班師回歸時，途經帝國境內，卻被人擄去成為人質。腓特烈一世的兒子亨利六世（Henry VI, 1190~1197 在位）要求英國贖金十萬英鎊才肯放人；最終英王給予這筆贖金後才重獲自由。

不到十年，歐洲又再次準備另一支十字軍遠征耶路撒冷；這次是由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 在位）發動。這次遠征（1201~1204）非由國王帶領，而是由擁有大片土地的伯爵——鮑德溫一世（Count Baldwin I, 1172~1205）領軍。這次十字軍非常奇異，它最終從未到達耶路撒冷，卻有令人痛心的結果。十字軍原本從海路出發，租用威利斯（Venetian）船隻直接前往聖地；但因估計的兵源大大少於所預期租用的船隻，致使十字軍未能付出巨大的船費。威利斯的總督准許十字軍能付多少就付多少，並答應送他們去聖地；唯一條件是讓他在途中有份參與。

十字軍在渡海途中，奪取了屬於匈牙利管治的港口撒拿（Zara）；這港口原是由威利斯管治，不久前才被匈牙利奪取。²⁸教宗得悉十字軍這次攻擊行為，大為憤怒；因為十字軍是攻擊匈牙利一個基督徒王國，必然會分散它出征的目標。而且匈牙利國君是良好的天主教徒，亦是教宗的藩屬（vassal）。當教宗接獲十字軍攻擊撒拿時，他立即將十字軍施予絕罰，從此不管他

²⁸ Hans-Georg Beck... [et al.], tr. by Anselm Bigg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Crossroad, 1986), p.155.

們。然而十字軍繼續頑強地前進，佔領撒拿後便分為兩派，原因是君士坦丁堡內出現政治紛爭，有兩派人爭奪皇位。其中一派逃去西方，接觸十字軍請求幫助，答應事成後以大筆財富作為回報；並答應十字軍對抗回教徒時，可提供援助及將拜占庭教會合一於羅馬教宗權下。君士坦丁堡的另一派聽聞十字軍前來，便逃離該城；留在城中的百姓認為反抗無用，便大開城門讓十字軍進城。君士坦丁堡皇帝重登皇位後，不久便被反對十字軍的人暗殺身亡。由於城中希臘人對十字軍仍充滿敵意和仇恨，十字軍決定撤離君士坦丁堡。撤離後不久，發覺這次遠征一無所獲，遂決定再次佔領君士坦丁堡。

時為 1204 年，當十字軍重奪君士坦丁堡後，進行大肆搶掠和連續三天的屠殺。這個堅不可摧的拜占庭首都，竟如此陷落在十字軍手中！不單如此，十字軍還做到前人（例如回教徒、波斯人及日耳曼部族）所未曾做過的禍害。尼基塔斯（Nicetas Choniates，1155~1217）寫道：「就算是回教徒，也比他們憐憫些！」²⁹ 鮑德溫一世罷免拜占庭皇帝並自封為皇，他及其繼任人統治君士坦丁堡超過半個世紀（1204~1261）。

君士坦丁堡的財富，把十字軍前往征服聖地的決心切實地分散了。那時東西教會雖是暫時勉強「合一」：狀況是一個拉丁禮的主教坐鎮君士坦丁堡，加一個拉丁的聖統制，同時號令一個受壓迫的希臘教會。教宗原已撤消十字軍在奪取撒拿（Zara）

²⁹ *Ibid*, p.156.

的絕罰，現又爲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的惡行，而重新施予絕罰。不久，教宗又給予他們祝福，讓他們重返教會，因爲他們將已分離的拜占庭團體帶回西方基督徒的王國內。然而，一班舊有拜占庭帝國的忠心臣子逃往小亞細亞後，在那裡集結反攻的力量。直至 1261 年（約半世紀）拉丁統治的拜占庭王國被他們成功攻佔，使希臘人皇帝再次重掌君士坦丁堡；但經此事變後，拜占庭帝國的國勢一去永不復返，無法重新恢復昔日的光輝。

至於十字軍從君士坦丁堡帶回來大量的財物：包括貴重的寶石、金銀和錢幣，而最貴重的可算是聖人們的遺骸、頭骨、手臂骨、耶穌的刺冠、聖多默宗徒（St. Thomas the Apostle）的手指骨，及其他類似的財物。更可貴的是西方世界，可親自接觸當代希臘化的拜占庭文化和知識的遺產。但因這次十字軍的屠殺事件，加深了東西教會的裂縫和鴻溝，以致彼此建立不共戴天之仇。一位專研究拜占庭及十字軍的歷史家認爲：這次君士坦丁堡的浩劫，直接導致它在兩個世紀後（1453），淪陷在奧斯曼人（Ottomans）手中。我們不應誇大西方對這次浩劫所帶來的傷害；然而不爭的事實是：數不盡的財富被劫掠，無價的古代書籍和藝術品被破壞，這個地域原是東方基督徒王國的堡壘，整個拜占庭帝國被打得破碎不堪……。因十字軍的這些罪行，奧斯曼人才可在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³⁰

³⁰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59), pp.54~53.

(六) 兒童十字軍

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說，是在 1212 年出現了兒童十字軍 (Children Crusade)。傳說中有一位少年在法國或在德國宣講說：「耶穌向他顯現，告訴他要率領十字軍，要以和平的手段使聖地的穆斯林皈依天主教。」他行奇蹟、說預言，使許多人追隨他，估計約有兩萬兒童。他帶領這些兒童向南到地中海，他說大海會分開，這樣就能向耶路撒冷進發；但他所說的並未發生。後來他們到了馬賽港，有兩個商人聲稱願意免費載他們前去耶路撒冷，結果用了七艘船，但實際上是將他們載去突尼西亞 (Tunisia；但也有一說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有些兒童在途中的聖伯多祿島 (San Pietro) 遭遇船難時喪生；而其餘的被賣到突尼西亞作奴隸。又在某些敘述中，兒童們在到達海邊之前，就已因飢餓勞頓而死亡或被放棄。³¹ 這是一個不顧實況和組織劣等的十字軍，最終是悲劇收場。學者邁耶 (H.E. Mayer) 對這次十字軍形容為「貧窮理念的勝利與失敗」；他更質疑，這批從來未曾接受教宗祝福的兒童十字軍，理論上根本不可稱為十字軍。³²

(七) 第五～八次十字軍東征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 (1217~1222) 的目的地不是聖地，而是埃

³¹ 參：<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兒童十字軍>；Carl A. Volz, *op. cit.*, p.86.

³² Hans-Georg Beck... [et al],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p.158.

及回教徒的權力中心。1219 年，十字軍佔領了埃及重要港口達米艾達（Damietta），並拒絕以耶路撒冷作交換。十字軍進軍開羅途中，內部彼此發生爭拗，那時地點正處於回教徒軍隊與尼羅河正在氾濫的區域。回教徒軍隊藉尼羅河河水，截斷十字軍的去路及包圍它，結果十字軍慘敗而回，並放棄曾奪得的港口。

隨後的第六次十字軍東征，行動都由皇帝主導；皇帝腓烈特二世（Frederick II，1211~1250 在位）帶領了一次用最少暴力，而又十分有成果的遠征。在 1229 年，他在埃及與蘇丹（Sultan，即穆斯林之首領）談判，並簽訂條約，讓他擁有耶路撒冷。可惜他佔據耶路撒冷只有短暫的歲月，不到 1244 年，回教徒又從他的手中奪回。故此，皇帝腓烈特二世並沒有獲得什麼稱譽。

第七、八次十字軍東征，全由法國皇帝路易九世（Louis IX，1226~1270 在位）帶領。他在 1248 年攻擊埃及，又在 1270 年進攻突尼西亞，兩次的東征都失敗而回；而且在 1270 年，他更不幸地戰死沙場。隨後十字軍仍繼續不停地組織軍隊進擊；直到 1291 年，阿卡（Acre）的淪陷，標誌著十字軍王國在聖地的終結。

（八）十字軍東征延伸的商機與修會

十字軍東征，是一個流血的慘敗結束。然而在十字軍佔領聖地的兩個世紀時，基督徒將西方的「基督徒王國」（Christendom）結合為一個整體，強化歐洲內部的團結；也為商人打開一個廣闊的商機，在敘利亞建立永久商貿基地，促進國際貿易。當十字軍離開後，商人們仍繼續通商，打通連接地中海東部的商貿

往來；更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回教徒攻陷後，仍將商貿活動延伸至黑海一帶地區。

十字軍還建立了三個修會團體。他們秉承隱修院（發誓願）的規律和奉獻，打擊回教徒，並用不同方法協助十字軍推展活動。其中一個是醫院騎士團修會（Knight Hospitallers）³³，其主要成員來自法國。另一個國際性聖殿騎士團修會（Knight Templars），是一個重視兄弟情誼（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的團體；透過熱心捐助和明智的管理，獲得巨大財富，後來更發展具有遠見的銀行服務。在 1119 年，其創辦人休格（Hughes II de Payns, 1074~1136）為保衛耶路撒冷，抵禦回教徒的入侵而成立。1128 年，聖伯爾納德給予他們近似熙篤會的會規：結合軍旅生活和修道生活，他們也像隱修士一樣發誓願³⁴，其軍服可穿上如熙篤會會士白色的長衣，並獲教宗恩仁三世（Eugene III, 1145~1153 在位）許可在軍服上掛上紅色十字架。³⁵ 他們的出現在當時廣為人民稱讚。

³³ 醫院騎士團（Knight Hospitallers），亦稱羅得騎士團或聖約翰騎士團，最後演變成馬爾他騎士團：它成為聯合國觀察員的「準國家」組織持續至今，是最為古老的天主教修道騎士會之一，亦為歷史上著名的三大騎士團之一。創辦人為 Gerard Thom，他獲得教宗柏斯卡二世（Paschal II）在 1113 年頒發詔書 *Pie Postulatio Voluntatis*，並給予承認。Gerard 透過耶路撒冷王國獲得土地及資金，開辦為患病者在聖地的醫療服務。其後繼者 Raymond du Puy de Provence 更在聖墓大殿附近擴展醫院照顧病弱者。起初，他們照顧前往耶路撒冷的朝聖者，後來更提供以軍隊作護送服務。參：NCE, vol.8, p.193：“Knights of Malta”。

³⁴ Carl A. Volz, *op. cit.*, p.84.

³⁵ NCE, vol.10 p.803：“Templar”。

第三個是條頓騎士團修會 (Teutonic Knights)，又名德意志騎士團，宗旨不在聖地而在帝國北部。他們對抗斯拉夫人 (Slavs) 入侵，並宣揚帝國的基督徒文化；其口號是「幫助、守衛、救治」。在西班牙反攻回教徒的運動時，他們也建立了類似的武士修會：例如聖地牙哥騎士團 (Knight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la)，他們將基督徒的反攻行動，推至整個伊比利半島 (Iberian Peninsula)。這些十字軍修會，將隱修生活 (monasticism) 及武士精神 (knighthood) 連結一起，融合了從軍和基督徒生活。他們的出現在當時廣為人民稱讚：「出征去戰鬥，平安回家來，休息和祈禱。」因此，他們在戰場上活出武士精神，在修院內活出隱修士的修道精神。

三、對十字軍東征的評價

(一) 不同學者對十字軍的評價

學界對於十字軍東征的評價不一。埃德曼 (Carl Erdmann) 認為，十字軍東征是十一世紀改革運動的產物；改革運動不僅要淨化教會，還要淨化整個基督徒社會，包括戰士們。十字軍東征是一種手段，將過度暴力和軍事活躍的文化導向神聖目標。³⁶考德雷 (H.E.J. Cowdrey) 認為在十字軍東征起源中，應將問題聚焦在耶路撒冷的角色。教宗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動機，主要關切是耶路撒冷的困境，並為拯救聖城。對聖地的重新征服，不是一根胡蘿蔔吊在十字軍不能到的地方，而是他整

³⁶ Thomas F. Madden ed., *The Crusad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p.15.

個計畫的真正目的。³⁷ 史密斯 (Jonathan Riley-Smith) 認為，十字軍和基督徒的愛德密不可分。十字軍東征運動，不可能局限於 1095~1291 年間……它被認為是基督徒愛德的仁愛之舉。³⁸

朗西曼 (Steven Runciman) 則從歷史的角度看，整個十字軍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慘敗。十字軍的勝利看似是信仰的勝利，但沒有睿智的信仰是危險的。按照歷史的無情法則，全世界都要為每位公民的罪行和愚蠢付出代價。在東西方文明發展的漫長融合與成長過程中，十字軍東征是一個悲劇性的、毀滅性的事件。當歷史學家回顧幾個世紀以來他們的英勇事蹟時，一定會發現對它的欽佩之情被悲傷所籠罩，因為他看到了人性的局限。當時各個集團有那麼多的勇氣，卻得到那麼少的榮譽；有那麼多的虔敬和崇高的理想，但缺少理解，卻被殘忍和貪婪所褻瀆；有那麼多的進取和忍耐，卻被盲目狹隘的自以為是所玷污。而聖戰本身，它只不過是以天主之名進行；卻是長久缺乏愛德和不寬容的行為，這是一種冒犯聖神的罪惡。³⁹

(二) 加強王權、催生大赦及銀行業、促進東西方的交流

從體制的角度看，王權的加強確實與十字軍東征有關。國

³⁷ H.E.J. Cowdrey, "Pope Urban II's Preaching of the First Crusade", taken from *The Crusades*, pp.15~30.

³⁸ Jonathan Riley-Smith, "Crusading as an act of Love", taken from *The Crusades*, pp.32~50.

³⁹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Crusades*, Vol. III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90), pp.469~480.

王召集並指揮了第二、三、七及八次東征的部隊，藉此鞏固他對大領主的權威，也讓小領主知其厲害。法國和英國還利用十字軍東征徵收「間接稅」。十二世紀末，這種征稅已背離了最初的用意，而演變為制度化，成為直接稅的起源；直接稅是奠定王權的基礎。羅馬教廷也以十字軍東征為依據建立了一套神權政治的教義；後來因濫用神權，最終反而削弱了擴張中的權威。

在宗教方面，有兩個詞彙概括了這種影響：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和大赦（Indulgence）。宗教裁判所一詞產生於「反阿爾比教派（Albigensian heretic）的十字軍東征，並於 1231 年普及起來。至於大赦，即寬恕罪行並免除刑罰，首先是由烏爾班二世在克萊芒會議（Clermont Council）上所許諾，後來變成了買賣或贈予的物品，致使在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中，因而有了基本的財源。後來大赦又成為非法交易的根源。日耳曼宗教改革的倡導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此非常憤慨……。

十字軍東征不僅是多次的著名遠征；也是每年春夏的定期「通道」，把大量武裝和非武裝的朝聖者帶到巴勒斯坦。這些通道所需的費用和資金的轉移，使銀行業在全歐建立起來。比薩人、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實際上是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受益者。他們大都利用十字軍東征的機會，在拉丁王國裡獲享特權的地區和商行，為在地中海東岸地區發展貿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此外，透過這些接觸，新的技術和產品也得以引進西方。在航海技術方面，西方人是向拜占庭學來的。1168 年，法國和拜占庭遠征埃及亞歷山大港，使西方人見識到專門運送軍隊的

馬匹的船隻。另外，源自印第安人的「阿拉伯」數字，以及在當時叫作「蘇夫勒」(cyfre，阿拉伯的意思是虛無)的「零」的概念，是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暨數學家花拉子密(al Khwarismi, 780~850)的文章，譯成拉丁文後傳入西方。西方人在敘利亞也習得了某些技術：例如將玻璃製造引進威尼斯，以及引進新的農業(甘蔗、棉花、水果)和手工業(絲綢、羽紗、大紅衣料、錦緞)的生產技術。十字軍東征建立了這些密切的聯繫，大量奢侈品傳入西方，結果又變成了西方的產品；隨之，又引進到回教徒和拜占庭的近東市場，雙方的貿易平衡於是改變了。

作為轉口貿易的金融中心，十字軍建立的王國都是最早軋製金幣的國家。這種金幣，仿造帝國的金幣第納爾(dinar)，它比意大利的金幣還要早約一個世紀，象徵中世紀擴張臻於頂點，建立了地中海地區西方佔優勢的局面。在物質方面，十字軍還吸收了東方的衣著和飲食習慣，對歐洲奢侈品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而這些奢侈品經意大利傳到歐洲北部，顯示了那個時代璀璨興盛的特色。⁴⁰

(三) 整體評價：負面多於正面

十字軍東征在西方人和拜占庭人之間挖掘了一條鴻溝：拉丁人和希臘人的敵意，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十字軍東征而加劇。例如：1099年的東征，他們在耶路撒冷屠殺猶太人；第四次的

⁴⁰ 莫里松，《十字軍東征》。轉載自：Georges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174~175頁。

東征，在 1024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後，遭受了十字軍的洗劫，更導致拉丁人和希臘人的敵意加劇。十字軍的遠征並未導正風俗，聖戰的狂熱反而讓十字軍窮凶極惡：他們亦在其他遠征的路途上，屢次暴行施虐和燒殺擄掠。基督徒、回教徒和拜占庭的編年史家，都記述了此類暴行。十字軍東征所需的資金，是來自教會徵收重稅、販賣大赦的動機和藉口。歸根結柢，無力保衛和守住聖地的軍事修會都撤回西方，以便回去敲詐勒索。這些都是十字軍遠征造成的負面影響。⁴¹

今天歷史學家普遍認同十字軍東征帶來甚少正面成果，相反，負面的居多。他們屢次的征戰未能達到他們原來的目的，不能阻止回教徒的進攻；不但幫不了拜占庭帝國的忙，還使它的國勢日漸衰弱。第四次災難性的十字軍東征，更加劇了東西教會的分裂。雖則十字軍標榜懷著崇高的基督徒理想而戰，實際上他們都是由低俗的動機所驅使，軍隊的行為亦違背他們所信奉的教義。某些人用挖苦的言語這樣批評十字軍：他們爲了減低本身內部的鬥爭，吸引歐洲那些無地、無權又好勇鬥狠的貴族參軍，結果他們大多死在他鄉。⁴²

教宗職權在這次歐洲大規模東征行動中成爲精神支柱，增強教宗在歐洲的聲譽。這些提升的榮譽，使十三世紀教宗職權

⁴¹ 勒戈夫 (Jacques Le Goff)，《中世紀的西方文明》。轉載自：Georges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176 頁。

⁴² Henry Treece, *The Crusades*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2), p.113; Williston Walker, et. al.,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Scribner, 1985), p.290.

的權力（Power of Papacy）達致頂峰。但教宗也被批評對十字軍的失控和盲目屠殺（尤第四次十字軍東征）要負上責任。更不幸的是，十字軍的精神對教會日後要清除異端、分裂教會者和教會的政治對手時，成爲一種常用的手段。直到今天，仍有人以十字軍的概念包裝，變成一個正義堂皇的藉口去達到個人的目標。⁴³

總結而言，十字軍的起源來自三個目的：1. 將耶路撒冷從異教徒手中解放出來；2. 爲基督徒的朝聖者重開一條安全之路；3. 征服新土地和巨大財富的誘惑。十字軍成立，爲當時歐洲和教會帶來不少益處：1. 它促進教宗職權成爲一個道德超然的地位，在廣大群眾運動的前線作嚮導；2. 教宗看出十字軍有助解決當時普通的私下打鬥（private violent feuding）的陋習。對於這陋習，差不多一個世紀前，教會不斷使用「天主的和平」與「天主的休戰」的措施，藉此阻止對非戰鬥人員和他人財產的傷亡，但其效果不及用一個更高尚的目標使他們離開歐洲：參加十字軍，正好讓歐洲好勇鬥狠的騎士們善用他們的技能服侍天主，亦爲他們尋找新的未來和運氣較佳之機會。故此，十字軍將虔誠、好鬥和貪婪三者融合起來，促成騎士們自願從軍。

⁴³ Carl A. Volz, *op. cit.*, p.87.